



简明
杭州话读音示例

Pronunciation Examples
of Hangzhou Dialect

倪宗豪◎著

看得见的
杭州话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Pronunciation Examples
of Hangzhou Dialect

简明
杭州话读音示例

倪宗豪◎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杭州话读音示例 / 倪宗豪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308-19041-1

I. ①简… II. ①倪… III. ①吴语—语音—方言研究—杭州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2006号

简明杭州话读音示例

倪宗豪 著

责任编辑 李 晨

文字编辑 郑成业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张培洁

封面设计 倪 悦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0千

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041-1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目录
CONTENTS



话说杭州话 — 1

杭州话标音系统说明 — 10

杭州话读音示例音序表 — 17

杭州话读音示例 — 23

后 记 — 214





话说杭州话

讲不讲杭州话算是个无关紧要的话题。有研究也罢，没研究也罢，似乎都不重要。

有一次与很久没联系的外地朋友通电话，他很突然地问起：“杭州人现在还讲杭州话吗？”我很诧异：“你是盼杭州话早死啊？”对方乐了。他说很久以前在杭州生活的那段时间，听杭州人讲杭州话就像听“鸟语”，特别是年轻女性讲杭州话，那种味道无法用文字描述，一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

细想好像也是。不过这种情景已变得十分遥远。语言不过是一条鱼，在特定的环境中活着，自然鲜活有趣。换了环境，就算还活着，也无趣了。在现在杭州这样的环境里，讲杭州话多半是无趣的。

杭州话会消亡吗？

专业从事语言史研究工作的学者其实并不看好杭州话的未来。从语言学专业的角度看，一种方言的消失太正常了。历史上，这种例子随便举举，可以举出一箩筐。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展，在不合时宜的环境中则会自然消亡。一般来说，在语言的丛林中，一种语言如果被另一种语言覆盖，它距离消亡就不远了。

杭州话本来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区域中流行的方言。随着杭州主城区的扩展、



外来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普通话的推广，杭州话基本上已被普通话替代。所以有学者认为，杭州话的消亡是必然的、迟早的事。方言作为文化遗存，国家有关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全国性的方言语音录存归档工作。相关部门组织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也差不多同期完成。其中的分卷《杭州方言词典》也完成了这项历史任务。这些工作本身就是基于杭州话可能会永远地成为历史这一判断才做的。

到现在为止，杭州本地人中听不懂普通话而坚持用杭州话的人大多已经过世。活着的老人因为年龄及交际范围的缘故，虽然仍说着杭州话，但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不会讲普通话的杭州本地人，一般都能听懂普通话。这也大大减少了杭州话存在的必要性。大多数年轻一点的杭州人，都能用标准的或者不够标准的普通话进行语言交流。在杭州本地人的家庭中，只要夫妻中有一方不是杭州本地人，家庭用语则基本上不是杭州话。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为了使孩子尽快融入普通话环境（如幼儿园），即使夫妻双方都是杭州本地人，本来都是用杭州话交流的，也会改成用普通话交流。新杭州人不会说杭州话，但在杭州生活不会遇到任何语言障碍。到了今天，杭州话作为交际工具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既然杭州话与我们渐行渐远，那就顺其自然，让它走出我们的视野好了。

可能老一代杭州人还怀有某种情结，杭州话里包裹着许多记忆，那是一种情怀。但这依然挽留不住方言的褪色和消亡。

杭州话会逆袭吗？

近些年来随着杭州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杭州文化在不断地被重新诠释的过程中，杭州话的文化价值又被重新探讨。

新闻媒体开设杭州话栏目已经多年。这类接地气、活泼幽默的节目受到广大观众包括新杭州人的喜爱，为丰富城市精神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泥土气。不少在杭州落户的新杭州人也因此对杭州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饭

后茶余，杭州话也会成为一种有趣的谈资。杭州话的节目主持人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杭州的一些中小学也尝试开设与杭州话有关的第二课堂，借此弘扬本土文化。杭州话的小品节目也特别受人关注。

在杭州的菜市场里，有许多外来经营者，他们与杭州本地经营者一样，操着纯正的杭州话卖菜，据说这样更能吸引顾客，拉近与顾客的距离。

在人流集中的黄金地段还出现了一些非商业广告的杭州话广告标语。也有人建议地铁、公交车站应该增加杭州话报站……

杭州在打造“杭州名片”。现代“杭州名片”是视听多媒体的。如果缺了杭州话的声音，就缺少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显然，人们已注意到了杭州话作为杭州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仍然具有活力，它似乎在脱离了交际功能后仍然活着，且在多方面显示着其不可估量的价值。

由此联想到香港、广东普遍使用的粤语。粤语不仅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交际功能，而且有正规的教材，有完整的培训和考核，且有一个完整的社会方言系统，其稳定性不言而喻。语言因喧闹而繁荣。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以方言为荣，借助方言来创立城市名片，凸显该区域的辐射力。上海话就是典型的例子。上海话虽然没有粤语那么完备，但也较为强势。外来者要和上海人交流，往往需要迎合上海人的语言习惯。再如，苏州话在苏州文化保护方面也有特殊的力量……

多年前开始出现的春晚小品里的四川方言、东北方言等，都在区域文化表达方面给人启发，让人重新思考方言现象。

这些现象都告诉我们，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它还包括文化和亚文化、人文历史和审美情趣、经济和商业价值、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等许多层面的东西。它并不是一把掘地的锄头，不掘地了，人们就把它忘记了。事实不是这样的。



杭州话的历史走向

杭州话脱离了实用性的存在，似乎更能显示其艺术性。上述这些例子似乎表明，杭州话正在进入一个“艺术品”时代。

追溯杭州话的历史，我倒是觉得杭州话或许从来就是一种“艺术品”，甚至是“奢侈品”。

现今的杭州话源自南宋，历史上被称为“下方官话”。

“官话”容易理解，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就是官话，区别于土话。“下方”这个词，意义就复杂了。当初南宋在杭州城外建皇宫，选择了凤凰山南麓。那里风水好，又与老城相隔，互不相扰。这个格局，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相当于一种地域隔离和文化隔离。南宋在杭州建都，本来就是临时之策，并不打算长驻。皇帝也似乎并不屑于被这么小一个城市的市民“众星拱月”。皇城内当然属于“上方”，说的是正宗的“官话”，而老城内居民则属于“下方”。皇城启用之后，“上方”与“下方”由于有空间的隔离，语言也各说各的。“上方”说“上流语言”，下方说“下流语言”。但“上方”要获得生活的便利与经济的繁荣，与“下方”不可避免地有频繁接触。“上流语言”流入“下方”地域容易，“下流语言”逆上则不可能。作为下方的杭州本地人，不说官话也不影响日常生活。但“说官话”是一种时尚，下方人迎合模仿官话，学着“打官腔”，不仅需要“勇气”，需要厚脸皮，还需要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方”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皇宫外的御道（现在的中山路）和周边的河坊街、后市街、行宫等成为皇亲国戚的主要活动场所。加之商贾云集、青楼瓦舍兴盛、各个阶层分化融合，原来“奢侈”的官话被平民和外来人改造成为通用的、流行更广的普通话——“下方官话”。

这种“语言奢侈品”向流行语言转化的历史轨迹现已难寻，但流传至今的“下方官话”显然不完全是古代中原汉语言的原貌，上下两方阶层的阶级隔阂、碰撞、替代在方言流变中可见一斑。南宋皇帝也一定没预料到偏安一隅、统治松

弛的结果反而是南宋经济商贸极大的繁荣，这为“下方官话”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吴语系统一个分支的杭州话在南宋之前完全是地域方言。南宋及以后出现的杭州话，就像现今的“杭州普通话”一样，一开始只是一种迎合与跟随，它为交际提供了方便，但实用功能并不强。若讲实用，沿用以往的土话并没有障碍。所以，杭州话的流行多出于虚荣、出于娱乐、出于调侃，多种因素并存，有明显的娱乐色彩。这一点，从杭州话中带“儿”的词特别多得到证明。这种有点莫名其妙的“儿”化，可能当初就是对北方口语一种娱乐化调侃的产物。也就是说，操着吴语的老杭州人认为，要学官话，只要在一个词语后面加个“儿”就行了。比如，既然“瓢儿”“筷儿”“老头儿”可以这么“儿”过来，那“缸儿”“髻儿”“小伢儿”也可以这么“儿”过去。当然有些词不能加“儿”，比如“老子”这个词是北方话，表示自负又自尊的自己，杭州人学过来，也叫“老子”，不会说“老子儿”。说“老子儿”就是对官话的亵渎和调侃，是要“告消乏”的。

杭州话中许多词“文白两读”，书面语读法与口头语读法不一样。书面语是正儿八经的“官腔”，口头语则表达的是市井俚俗的日常。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杭州话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外显而存在。曾经繁荣喧闹过的工商城市，市井俚语的发达不可避免，杭州话中的“白读”也恰恰是市井俚俗文化最生动的载体。

大家都知道，杭州话的特殊性在于杭州话不是地域方言。杭州话使用的地域范围很小。大致是（现在的）：东至环城东路，南至鼓楼河坊街、四宜路，西至湖滨路、武林路，北至环城北路。骑自行车沿着边界兜一圈，要不了一个小时。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小的方言区域了，更何况，它还不属于地域方言。

况且，杭州这块土地不是个原住民区域。起初是没有杭州这块陆地的，它是后来由钱塘江洪水与潮涌共同作用下的淤积土堆积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说杭州话的人都是外来人口。



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里的外来人组成的人群，却守着“下方官话”至少说了一千年。这“下方官话”一直顽强地存在，并且在杭州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时代，特别是当今在杭州生活的大多数人（包括杭州本地人）已经不再用杭州话的情况下依然顽强地存在，除了没有地域排外因素外，一定有其更深层的原因。这就不能把它看作一件实用功能失去就会消失的东西了。

对于人类来说，娱乐可以说是一种永恒的需求。杭州话或许正是仅存有娱乐的功能时，才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辉。相信杭州话还会继续存在，并且还会有长足的进步。

杭州话的尴尬

当然，杭州话现在的处境是尴尬的。

杭州话的尴尬在于，一是杭州话听得到，看不见（不信你写个注音，让我读来看）；二是杭州话有不少字说得出口，但写不出（没有合适的字）。

《杭州方言词典》有完整的注音，但那是完全用国际音标注音的，除了专业工作者，没有几个人能看懂。如同大多数的方言系统一样，杭州话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标音系统，这本属正常。但是话又说回来，杭州话不是一般地域方言，这个特殊的方言系统有着诸多研究价值。

杭州话的词汇、语法、发音系统与中原文化、北方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唐宋诗词中入声字的读音在杭州话中得到完整的保留。老北京话中原本也有入声，在元蒙语混合后才逐步消失。元曲中的词语、“三言二拍”以及《红楼梦》等古籍中的词语也有不少保留在杭州话中。古汉语发音系统基本上已被人忘记。而对于一个会说杭州话的人来说，还原古诗词的读法，似乎并不难。研读或创作古诗词，用杭州话来分辨“平仄”，简直太容易了。如果你希望还原岳飞的《满江红》，希望深层理解岳飞当时“忠君不得君赏识”的那种郁闷，你最好请一个杭州人来读。那个“入声韵”能告诉你，“郁闷”不同于“悲壮”，“郁闷”只有在

“入声韵”中才体会得到。李清照的“入声韵”也只有用杭州话来读，才更贴近其作品原有的情味。

杭州话自南宋以来一直与官话（社会方言）保持同步，这是很难得的语言历史现象。可以说，杭州话是语言活化石，它是迄今唯一能通向古汉语发音系统的一座桥梁。一千多年来，老杭州人对这个系统的语音演绎也是中规中矩，基本上保持了古汉语发音系统的原貌，这也是杭州话区别于其他地域方言，能够一字不改地用方言读报纸的最大特点。这也为杭州话采用简易标音系统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杭州话“书白两读”体系中，最精彩的内容不是“书”，而是“白”。书面语读音枯燥刻板，缺乏生气和活力。而口头语却另起炉灶，演绎出另一个读音。同样一个字，有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读音；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组里发生变调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它既满足了公共交际的要求，又给市井俚俗娱乐调侃留下了十分宽裕的空间。如果没有一个通俗的标音系统，这些原汁原味难以保留。

杭州话的尴尬还在于时间。完整的“白”话杭州话，已经在岁月的冲蚀下支离破碎，能够回忆起并说这些纯熟“白”话杭州话的人皆已老迈，这些已经老迈的杭州人中，有文化的人更少。能将其整理成文献，使其通俗易懂、易学易用的研究者和推广者，更是凤毛麟角。

如果要对杭州话这个难得的语言标本做一定的保护、整理、研究、发掘，首先必须给杭州话的发音做书面的定位，重新设计一个简明、通俗易懂的标音系统。这一步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只有有了书面标音系统，才能成为可传播的语言。

当然，你也可以说，杭州话没有自己的标音系统不是也已经活到了今天。这是对的。前面说过，大多数方言都没有自己的标音系统，都活得好好的。但是，没有标音系统的语言，就进不了课堂。在学校第二课堂学习杭州话，没有标音系统，充其量就是“兴趣小组”，兴趣过了就完了。有人戏谑地说，杭州话这么好玩，来个考级怎么样？如果有标音系统，当然可以，可以编写教材，可以编写考

级教程，可以编写“杭州话九百句”，可以编撰《简明杭州话词典》，还可以让文学爱好者编写杭州话剧本、小品……但是如果没有标音系统，估计不行。

当然你还可以说，现在流行“以字代音”，还特别好玩。那我们看看日本语的读音变化历史。日本的汉字曾经就是作为音标而存在的，最后成了什么样子？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假名”系统，完全抛弃汉字方块字的文化。杭州话如果像这样“玩”下去，就会彻底“玩”完。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不管谁来重新创建杭州话的标音系统，不管这个新创建的标音系统怎样漏洞百出，这件事还真的必须有人做，而且要尽快做。

杭州话标音系统可以有所作为

给方言注音是麻烦的事。单就汇集方言发音，就够头痛的。有了发音，再找与之对应的音标，这音标还必须是现成可以找到的、大家基本熟悉的。如果对上了号了还行，若对不上号，这事基本上就黄了。更不要说重新寻找和建立一个标音系统，来囊括方言的所有发音。这件事，想想都令人发怵。

可是，给杭州话标音，建立一个简明易学的标音系统，却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这是因为杭州话这个所谓的方言与别的方言不同，它的一端与我们现在熟悉的普通话读音有着紧密的关联。这就是机缘。

经过全面的分析对比，我们发现杭州话发音虽然与普通话发音有太多的差别，但这种变化仍有规律可循。

普通话中声母相同的字，在杭州话读音中声母也相同。所以，普通话的拼音字母在杭州话标音系统中基本上可以使用。只是，杭州话发音有清浊之分，普通话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杭州话标音系统中，可以借用英文大小写字母。我称之为“清浊联袂”，容易学也容易记。

杭州话声调也与普通话声调有关联。普通话读音第一、第四声的字，在杭州话中通常是清音；普通话读音第二、第三声的字，杭州话中一般是浊音。虽然也

有很多例外，但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梳理的路径。杭州话的古音标注除了轻声，有七个调。有了普通话标调作为基础，加上对杭州话的清浊区分，就可以将杭州话标调简化为与普通话一样的四个调。这对于有普通话声调基础的人来说，就很容易接受了。

普通话有翘舌与不翘舌之分，杭州话翘舌与不翘舌不分；普通话有前鼻音与后鼻音的差别，杭州话前后鼻音不分。这些在标音上反而可以简化。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

杭州话有人声字，还有带重鼻音的声母。这些也可以在普通话拼音字母和英语国际音标中找到相应的音素符号。

现代年轻人最熟悉的两个标音系统，一个是汉语拼音，一个是英语发音涉及的国际音标（不是国际音标的全部）。从中选取和编排出简明易学的杭州话标音系统，就不再是难事了。这就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如果这个标音系统对其他方言的现代化标音能提供借鉴的话，就更值了！



杭州话标音系统说明

一、概述

本标音系统主要采用汉语拼音符号以及少量英语发音涉及的国际音标符号。考虑到杭州话的特殊发音方式，借用英文大小写字母分别标注对应的浊音与清音。

二、杭州话标音符号的采集

(一) 从普通话拼音元素中采集杭州话标音所需的声母元素

1. 从普通话拼音规则中找现成的声母元素

比如，“爸爸”这个词，杭州话与普通话发音几乎一样，只是声调不同（音调问题放在后面讲），就可以拼作“baba”。

以此类推，凡是可以把普通话拼音系统中声母直接用过来的，就直接用。现成的就有 b、c、d、f、g、h、j、k、l、m、n、p、q、s、t、w、x、y、z，共 19 个声母。

2. 杭州话“清浊联袂”声母标注法

杭州话里有清音，也有浊音。清音的发音与普通话几乎没有区别，可直接使用。杭州话的浊音非常多，几乎要占整个发音系统的一半。从发音特点看，杭州话的浊音表现为比清音低一至两个音程，再加上喉部振动，就成了浊音。

再从上述 19 个声母中选出 13 个，将其清浊配对，清音由小写字母表示，浊音由大写字母表示（见表 1）。

表1 杭州话“清浊联袂”声母标注(一)

清音	b	d	f	g	h	j	l	m	n	s	w	y	z
例字	巴	得	翻	缸	虎	鸡	里	妈	努	虽	汪	呀	中
浊音	B	D	F	G	H	J	L	M	N	S	W	Y	Z
例字	爬	凸	凡	扛	湖	其	离	麻	奴	随	王	牙	虫

另外还有5个声母也同样有清浊之分(见表2)。

表2 杭州话“清浊联袂”声母标注(二)

清音	c	k	p	q	t
例字	冲	康	怕	气	恣
浊音	C	K	P	Q	T
例字	虫	扛	爬	其	凸

表2中5个浊音,分别与表1中Z、G、B、J、D的浊音发音相同,所以,就把C、K、P、Q、T这5个浊音声母去掉不用。

拼音中x这个发音,在杭州话中没有浊音的发音。所以就不存在“X”这个浊音声母(见表3)。

表3 杭州话“清浊联袂”声母标注(三)

清音	x
例字	西

我把这种声母的标注方法称为“清浊联袂”声母标注法。

3. 杭州话声母汇总

清浊双声的声母(总计26个):

bB dD fF gG hH jJ lL mM nN sS wW yY zZ

无双声的声母(总计6个):



c k p q t x

另外再加上1个国际音标“ŋ”。这个发音在杭州话发音体系中不可或缺。

以上总共33个声母。

(二) 从普通话拼音元素中采集杭州话标音所需的韵母元素

1. 杭州话韵母的采集

杭州话韵母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把国际音标拿进来和拼音字母一起讨论。

(1) 从国际音标中采集

首先，杭州话有入声字，因此需要表示入声的韵母。入声的特征是发音短促，而普通话中没有标入声的韵母，所以只能在国际音标中找。在国际音标中，“ʌ、ə、i、ɔ”这4个标音符号能满足入声发音的要求，因此被选用。

例如，八、拔、爸、爬这4个字，发音分别为：bʌ、Bʌ、ba、Ba。前面两个字为入声字。

当“ʌ、ə、i、ɔ”这四个国际音标被选作韵母后，拼音中的“i”就不能照原来的读法来发音了。为了避免混淆，再选入国际音标的“iː”来代替拼音的“i”。

例如，憋、别、比、皮这4个字，发音分别为：bi、Bi、biː、Biː。前面两个字为入声字。

拼音中的“u”其实与国际音标的“ʊ”差别不大，只是拼音的发音时值更长。考虑到杭州话“u”作入声韵，故要求按国际音标读。也就是说“ʌ、ə、i、ɔ、u”都当作国际音标的符号引入。

杭州话与普通话发音有轻微不一致的，如“ai”这个发音，杭州话发“æ”，就用国际音标“æ”代替。

例如，懒、来、买、卖这4个字，发音分别为：læ、Læ、mæ、Mæ。

(2) 从普通话拼音中采集韵母

杭州话在读“in、ing、en、eng”的时候，只有前鼻音，没有后鼻音，所以，遇到in、ing，都标in，遇到en、eng，都标en。

杭州话读“eng”这个发音时，实际读“ong”，如“风”，拼成“fong”。

杭州话读“ang”这个发音时，与普通话没有差别，就直接使用。

2. 拼音字母与国际音标的组合

拼音字母与国际音标组合而成的双韵母，如*iaɛ*、*uaɛ*，与杭州话发音会有一些区别，但区别不大。为了尽可能使之简易化，这些小小的损失可以忽略。

其他如*o*、*u*，无论读国际音标，还是读拼音，都区别不大。

此外，杭州话中也有“ü”的发音，在与*l*、*n*组合时无法和*u*相区别，所以只能保留。考虑到输入方便，选用“v”来代替“ü”。

拼法规则中，也不必完全按拼音规则，比如甲、嚼两个字，按拼音规则应该拼成*jiɑ*、*Jiɑ*，但实际上，中间这个“i”是没必要的，所以，可以直接拼成*jɑ*、*Jɑ*。又如江字，杭州话读音与普通话相同。普通话拼音为*jiang*，杭州话拼音可省略其中的“i”，拼成*jang*。以此类推。

3. 杭州话韵母汇总

经过反复尝试、比较、筛选，最后选定30个韵母，组成了杭州话的韵母系统：

ʌ a æ ao ang

ə ər ei en

i ia iaɛ iao ie in iu

ɔ ɑ ong

u uʌ ua uaɛ uang uə ui un uo

v